

## 步行街

■文/玉生烟

犀利中年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春林渐盛,春水初生,春风十里,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我在晚上8点40分穿越步行街的时候已经行人稀少,路边偶尔有看不清面目的情侣坐在秋千上玩手机。天并没有下雨,应该不是天气的原因。这还是初秋,应该也不是季节的原因。但是音乐很响很杂很汹涌,汇聚成声音的河流。这条号称市区最热闹的酒吧一条街上,或许正是揽客的时间,各家都把门开着,所以能看见里面的灯光摇曳,但是看不到人影晃动。那些敞开的门里传出不同的音乐,各种风格,各行其是,无一例外地都很响,加上一些说不上专业的歌声,这就制造出了一种很诡异的热闹,我从这种热闹中快速穿过,有种很空洞的感觉。

说是步行街,其实早已不是步行街。路口原来用于挡车的大小石球不知何时给挪了位,所以一下子多出许多畅通无阻的路口。也许从第一个石球玩忽职守开始,步行街的意义就失去了。若你偶尔有兴致走在其间,需得

时刻提防电动车悄无声息而来,夜间眼拙者尤要注意。倒是老旧的摩托车好些,因为声音巨响,即便呼啸而过,走的人早有心理准备,知趣地先行整到一边去了。

这条街,周边的居民是眼看它砌起来,眼看它空关着,眼看它穷折腾,眼看它有起色,又怕它太闹腾。五味杂陈。最初的喜悦是以为下楼就可以逛街,房子可以升值,最不济还能租给开店的。总之好处很多。正因为大家都寄予厚望,所以步行街的商铺价格据说奇高,一度还形成抢购之势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,这条街的管理都是值得称道的。音乐喷泉配置很好,记得夏夜人们会在喷泉前随着音乐跳个舞什么的。绿化小品也精致,是用了心思的,冬日,有老人爱坐在绿化边上晒个太阳,孩子们在周边玩耍,亦是很生动的场景。大家都用着十二分的耐心,等待着步行街会如外地那般变

成城中一景。但是大家没有等到广州的上下九,也没有等到苏州的观前街,甚至还来不及繁华如南门大街,却过早地显露出老镇江的特点,成了一个欲说还休的困局。绿化慢慢在减少,不相干的东西多起来了。有时狗比人多,有时醉着的比清醒的多。居民们原本还在里面打个球滑个板什么的,也渐渐偃旗息鼓。

街的两头,做吃的生意多,也好。白天是婚纱一条街,入夜就是酒吧一条街,渐成气候。前前后后也开过不少家服饰店,但大都不久。不管你是低调奢华的,还是高调快时尚的。有些服饰店只余一个店招牌,先前还能看到一个光光的模特衣架坚守在店内,不久,模特也没了。在喷泉边上,曾经有家卖木梳的,坚持了很久,是步行街上的小强,后来喷泉没了,店也落下了铁栅栏。倒是有些供人打牌、桌游的,总是满座。人身鼎沸的,孕育着无限的希望。

这条街挣扎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,总体而言,烟火气越来越重。这倒并不是坏事,许多东西都是在舍弃与坚持之间徘徊,有时候没有定位也许是最好的定位。但是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,逛不逛街到底不是生活的全部,如果便利是以牺牲宁静为代价,就不得不多了权衡。尤其是自发了所谓的酒吧一条街后,深夜无厘头的歌声久久不止,夜归的男女高声的谈笑,精力旺盛一如白天,周边不知有多少住户深受其害。这种烦恼逐渐消弭着人们对步行街的同情和好感,让家住步行街边上的炫耀之心淡了又淡。楼上楼下住着的生面孔越来越多,老的住户能撤的都撤了。掐指一算,我在此处亦已住了18年了,从一个苗条女子走向臃肿老妇,不会再有心思去关心一条街的终极成长。我终于也开始考虑搬家的事了。

## 酷暑徒步新安江(一)

■文/朱凯生

凯风吹

早就听说过新安江。年少时读李白的描绘:“借问新安江,见底何如此,人行明镜中,鸟度屏风里”,禁不住心驰神往。后来看过很多介绍图片,江水皎洁如镜,群山奇峰竞秀,真不愧是山水画廊。

对这样一个向往已久的地方,我决定在暑假里带着儿子徒步走一走。几个朋友知道后,也都把儿子交给了我,这样,总共就有了9个人——1个初中生、4个高中生、4个成人。我们提出了“领略美丽风景,检验自身实力”的口号,计划从雄村桃花坝步行到浦口,再走到南源口,然后到月潭、漳潭,最后到深渡镇,全程约33公里,步行2天。

大清早,我们抵达雄村桃花坝。桃花坝,位于浙江边,是一千多年前当地人用石块筑起来的拦水坝,坝上栽着桃树、柳树,阳春三月时,桃花灿烂,故称桃花坝。此时还不到6点,站在坝上,

我仔细搜寻时间的印痕。天空渐渐明朗,阳光普照,江水浮光跃金,水面上,一只小船若隐若现地驶来,我没有看到历史的痕迹,却看到江边有好几个小孩在洗衣服,七八岁的样子,边洗衣服边说笑。这桃花坝,终究还是值得让人记住。

早饭吃完,我们沿着河边的机耕路前进。两山夹一水,路就在脚下延伸。一路走一路看,没有震撼人的风景,只有平淡的景色。三三两两的白色村庄,散落在青山绿水间,一幅平静的山水画卷。只是,孩子们兴趣不大,他们喜欢强度大的、富于挑战性的行走。好在时间是检验一切的尺度,两个小时之后,大家汗流浹背,孩子们开始领略到了烈日的威力,每个人都不再说话,没有了起步时的欢笑,只是机械地行走,时不时擦汗,时不时抬头看天。直到我拦下一个卖西瓜的农民,大家坐在路边大快朵颐的时

候,才看到他们的笑脸。

终于,到了浦口。浦口是歙县境内练江和浙江的交汇地,往下游去,这条江才被称为新安江。我们在这里坐船过江,直奔南源口而去,那是我们今天中午的休息地。我们沿江而走,岸边有一条山间小路,路很窄,树多草多,密不透风,很难走。走着走着,一个队员不小心掉进沟里,下面就是十几米深的江岸,他趴在岸沿上,一动也不敢动,旁边的队员拉住了他,这才没有掉到江里去,但大腿被擦伤好几处,好在还能走路,算是有惊无险。

尽管有刚才的惊险,却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。我一再要求队员走路不看景,看景不走路,但是两岸苍翠的山峰实在诱人,脚下的每一株草、每一棵树都很不起眼,但这些不起眼的草木就从我们脚下一直铺向山顶,用微不足道的绿色织就了一张

连绵起伏的地毯。偶尔有队员惊呼山色秀丽时,马上就有人说江水好看,于是引得队员往水里看,看水中的座座山峰、朵朵白云。要不是我一再禁止,他们恨不得下去游个痛快。

山路很长。走在陌生的路上,感觉这路没个尽头。不知前面什么地方有村庄,也不知何时可以到达目的地。在这种疑惑中,我觉得这道路和时间是一样的,都是人类计算生命的刻度。我们固然可以用钟表记录时间,但道路肯定是一种更古老、更永恒的记录方式。道路是我们在大地上印刻的痕迹,也是记录时间的工具,换句话说,道路就是我们留在大地上的让人看得见的时间。道路的长度,就是时间的长度,也就是我们生命的长度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每个人的生命,都可以换算成行走的长度。那么,今天,我们生命的里程该是多少?

## 漫迷景二是我师

■文/文靖

生活原香

漫迷是认可“二”的,除此我也找不到特别的称呼来讨她的欢喜,对此,景二她爹景大不置可否,她活在二次元的现实烟火里,完全不懂二的境界。

新学期伊始,景二谈吐间怡然自得,相当的“闲云野鹤”。想那初一时候,总有同学来惹她,造谣的、挑衅的、诽谤的、做作的,程度也有离谱到令人咋舌,景二没少伤神,让景大摩拳擦掌只待一声令下好“出手”。不过景二都是自己内部解决了,她总说,校园也是社会,没点本事混不下来。“不为同学关系纠结了?”我调侃她。“对这个疯狂的世界有了游戏者的释怀,”景二微笑着说:“到了初二,突然看淡了,浑身轻松,这个时候,每个人都自然而然的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,别人挤不进来,你也插不进别人的小圈子。对班上同学都有了解,谁是矫情的人,谁是有心机的人,谁是真正对我好的人,大致都有数,也就看怪不怪,

懒得争辩了。我不必因为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,也不必因别人的无聊浪费自己的时间……”

我活了快四十年才慢慢体味到的东西,却由她的口,无比轻巧地说出来了,可见跟她谈话是非常有收获的。因为她,我得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连,得以发现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我没有涉及、甚至茫然无知的地方。人有一好,不是坏事。我夸她的时候,她会无限放大漫画的好处,把她收藏的宝贝周边拿出来展示,就算我再瞧不上,也不好说什么了。当然,为娘并不糊涂,比如,她喜欢看柯南,但是某一天突然聊到古坟,我知道这货最近看《盗墓笔记》了,于是说:“南派三叔有写过……”这下轮到她崇拜地看着我,给我捶肩捏膀,机智如她,怎会捕捉不到我所传达的信息呢,但是后来我又想,这是不是她甩出的诱饵呢?

言归前传,景二又说,这学期她改变学习方式,抓紧时间做

作业,发现效率更高,不像以前,先看漫画,能拖则拖,最后草草了事。“这样好啊,”我开始被她牵着走了:“早点做完,可以复习、预习,也能早点休息。”“不,晚上我要去学爵士舞,我算过时间了,再学个两三月,妥妥的。”景二打个响指,虽然还不太响。

没两天,二又正经地说了一件事:“三个初一小渣男午餐时间围观一个初三大姐姐。大姐姐是个残疾人,面部扭曲,被他们戳着脑门指指点点,哇地哭了,喷了一桌子饭,附近没有一个人帮忙,想想都是心塞塞的,但见我大义凛然走过去,递给她一张面纸——虽然她没看我一眼。”“在你们这个群体里,她该有多大压力啊!”景二淡定地回答:“漫画《夏目友人帐》里说,‘人丑就该多读书’,这位姐姐也不要意外界的眼光,把书读好,自然扬眉吐气,获得大家的尊敬。”可不是这个理呢,神造万物,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

“还有,妈妈你知道吗,我为什么一直想学跆拳道?一年级时,我那个同学,就是初一还在造我谣的一天换n次发型的咪咪,有一次,我和朋友玩花仙子的游戏,她不知从哪冒出来指着鼻子鄙夷地说:‘你这么胖还能当花仙子?’这么多年我一直记着呢,你看现在她还敢惹我吗?不仅是我已有了防御能力,而是现在已经没人信她的话了。”

我听得心酸,这事她可从来没说过的。

没心没肺的景二,觉得最幸福的事,就是涂番茄酱吃披萨,看漫画。后来我才知道,爱上如此“黑暗料理”,是受那个爱吃蛋黄酱的土方十四郎影响。对我来说,什么鸡汤励志都没有和景二一席对话来得更为实在管用,她总是用她的漫画精神于无形中化解我的压力、疲劳以及内心的困惑,有时候,她的感染力甚至远远超过了景大。

# 江花

## 小山楼

A15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赵林

年华向晚,初心不丢,流年里摇曳的原香最是怦然心动。